

往事如昨

我第一次登烟台山

王吉永

我在芝罘区掖平街初级小学读完四年级后,我们这三个初小毕业班分两批,分别被转往有高小的东陞街小学和搬运工人子女小学。我家住西南河以西,按规定转到了搬运工人子女小学就读。

刚开始不知学校在哪里,只知道学校离家很远很远,我上学要走半个小时,放学时因累了一天,半个小时都走不到家。爸妈也不知道学校在哪儿,离家多远,开始总嫌我回家晚。有一次,一个同学和我结伴上学,爸爸陪着我们一起走了一趟后方深知其远,再也不嫌我回家晚了。

搬运工人子女小学是一所真正搬运工人子女的学校,我的四五个要好同学,家长都是码头工会的搬运工人。放学后,他们经常带我到码头工会大院的图书室去看书,到朝阳街一带或到海边沙滩上去玩。时间长了,老地方玩够了,我们几乎不约而同提出:到烟台山上去看看!听说,烟台山有最好的大炮,能封住芝罘湾的出海口;听说,烟台山上有很多外国人建的小洋楼,比烟台二中或市立医院(今毓璜顶医院)盖得更好;还听说,烟台山上有一座抗日烈士纪念碑,烟台山后经常出现“过龙兵”,成群的鱼排着队贴着烟台山后游向外海……

这些神秘、美丽的传说让我们对烟台山充满了好奇,别看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老烟台孩子,可长这么大从未上过烟台山,班上同学也都没上过。可是,烟台山当时是部队驻地,门口有战士站岗,能让我们进去吗?况且,仅放学后那点时间上烟台山哪儿够用呀。

只要有期盼,就会有希望。终于,我们盼来一个好机会,学校通知:定于两天后下午集体看电影,去的同学每人交三分钱,不去的同学下午不用到校,在家复习功课。我们几位同学都没去看电影,中午用看电影的三分钱每人喝了一碗脑饭。脑饭就是用小米面熬的稀饭,里面有炸豆腐干、花生豆和红根菠菜。喝完脑饭后,我们就直奔烟台山东门,按之前几个人商定的办法,走到距海军战士三四步时,立正给战士行了一个标准的队礼。海军战士立马给我们回了一个庄严的军礼,接着问我们:小朋友,你们要找谁?我们回答说:我们几个想上烟台山看灯塔和抗日烈士纪念碑。海军战士见我们都戴着中队或小队干部的标识,很痛快地让我们上山了。

我们都兴奋不已,沿着烟台山东路走向山顶,想先看看大炮,都觉得大炮肯定安装在最高点。可是,我们围着山顶转了两圈,高高低低的地方都找过,竟然没看见一门大炮。

从烟台山东路上山途中,倒是见到好多小洋楼,越往上走小洋楼越多。烟台山上的小洋楼,与烟台二中及市立医院小洋楼不一样,主要区别在于这里的小洋楼各具特色、不重样。当时我们还小,不知道这些小洋楼是烟台被迫开埠后,欧美列强设在烟台的领事馆,只是围着几座好看的小洋楼仔细地看了看。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在一块不大的地方,集中分布着这么多的小洋楼。

临近山顶,看到了抗日烈士纪念碑,四周环绕着青松翠柏,南北各有九级台阶的通道可上基座。碑的正面刻有“民族英雄名垂千古”八个红色大字,背面铭刻着89位烈士的英名和碑文。看过碑文后,大大颠覆了我以前的认知。原来我以为日本无条件投降,就是日寇乖乖向八路军缴枪投降。事实却并非如此。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虽然宣布无条件投降,但盘踞在烟台的日寇依然负隅顽抗,拒不投降。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与日寇展开了殊死搏斗,日寇强弩之末,我军愈战愈勇,消灭日伪军1500多名,于8月24日解放烟台。

怀着对大海的眷恋,回去时大家都主张沿海边走,不想走烟台山西路,这样还可以看看烟台山后山什么样。我们沿着参差不齐的石砌,小心翼翼地走,越往下越难走,有的石砌上长有很小的野生海青菜,担心滑倒要躲着走。山后的风很大,浪也很凶。我们都后悔怎么选了这么条路,感到有些沮丧。

忽然,走在前面的同学惊叫起来:“马步鱼!”这个消息让大家情绪为之一振,只见海浪里漂浮着几条马步鱼,或许是被海浪冲击到岸边撞上岩石死的。我们奋力上岸,在崖边上找了几根长树枝,把海里的马步鱼用树枝拖向岸边。由于浪大,刚拖到岸边的鱼又被大浪卷回去了,反反复复好不容易每人拖了两三条,鞋和半截裤子早被海水湿透了,中午的那碗脑饭也早消化得无影无踪,我们感到又饿又冷。

一个同学灵机一动说:“咱们不能守着好货挨饿,烧鱼吃!”我们一致赞同,把鱼拿到离海浪较远的一个背风的地方,先把大片的树叶铺在地上,把鱼放在树叶上。然后,又找了两块砖立起来,还捡了一些干树枝横放在砖上,把鱼排放在粗树枝上。一切就绪,就差点点火烧鱼时,才发现几个人都没有火,嘴里已经流口水,却眼见这顿烧鱼是吃不成了!

我们商定找过路的人借火,尽管上烟台山的人本来就不多,会吸烟的人更少,可是事情的转机就发生在偶然上。我们真的等来了一个会吸烟的人,对方看了看我们摆在树枝上的那几条生鱼,笑着把仅剩十根八根火柴的火柴盒送给了我们。

我们马上行动,用书包里的废纸把火点起来了,翻动着鱼,不大一会儿空气中就飘出一股烧鱼的味道。饥肠辘辘的我们早就等不及了,顾不得生熟,迫不及待地每人抓起一条烧得黑乎乎的马步鱼狼吞虎咽。一会儿,鱼便被吃了个精光,却感觉意犹未尽。这时太阳已落山了,我们只得急匆匆背上书包各自回家。

到家时天已经黑了,在昏暗的灯光下,妈妈问我:“嘴怎么是黑的?”我撒谎说:“可能是抹上墨汁了。”接着,赶紧把脸洗了,压根没敢说上烟台山的事。

这就是我童年第一次上烟台山的往事,至今忆起,仍很怀念那懵懵懂懂的美好时光。



那年我采访了游泳健将张健

陈文念 文/图



我是个游泳爱好者,每年夏天一到,就成了一只海鸥,离不开大海了。

有一天下午,我在大海里游泳时,一位泳友忽然说:“北京张健要横渡渤海海峡,从大连旅顺陈家港老铁山下水,明天在蓬莱阁下登陆!”我闻听后既惊讶又欣喜,心想当年八仙在蓬莱过海,个个凭借法力无边的宝物,只是个神话而已。如今张健过海,可是真人,了不起,一定要去现场看看,迎接这位游泳勇士。

第二天,记得是2000年8月10日,我早早吃了早饭,带上照相机马不停蹄来到蓬莱阁下东部沙滩。只见蓬莱海滨路、沙滩上彩旗招展,红彤彤圆形拱门一个连一个,十分喜庆热烈,拱门上写着迎接张健胜利登岸的巨幅标语。蓬莱阁下以东到抹直口村西近3000米的海岸线上,像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了数以万计的群众,有的甚至从凌晨3点多钟就赶来了,他们在等候勇士的到来,祝福张健能胜利抵达。

我也在沙滩上焦急地等待着,上午10时20分,从海边看见张健快游到岸了,二话不说,我和一名电视台的记者率先冲到齐腰深的大海里,抢拍了张健登岸的镜头。此时,张健裸露的前胸背后和脖子已是伤痕累累,面部被海水浸泡得发白。

10时22分,国际级游泳裁判周玉成当场宣布:张健横渡渤海海峡成功!张健创造了人类男子横渡海峡史上的最长距离纪录——即在不借助任何漂浮物的情况下,连续击水50小时22分游出了123.58公里的距离。他当之无愧成为男子世界纪录缔造者!

张健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戴上了胜利的花环,救护车载着他驶向蓬莱市人民医院接受体检。

在下午3时举行的张健成功横渡渤海海峡的新闻发布会上,公布他的身体状况很好。张健在医院里,有民警守护。而我凭借警察和《人民公安报》特约记者的特殊身份,有幸采访了张健。他说:“其实不同时期有不同情形的困难。”“在整个横渡过程中,我最想放弃、精神意志最为薄弱的时候是第一天(8日)夜里,当时我是迎着海浪前进,海浪打在舌头上,又涩又咸,觉得恶心、头晕,就想吐,结果将一天吃的

东西都吐出来了,当时很想上船,不想游了。”

“挺过来第一天,第二天对海浪倒是适应了,但泳衣开始磨脖子。刚开始还没有感觉到怎么样,但到第二天夜里就不行了,海水打在磨伤的部位很难受,这对游速造成了很大影响。脱了泳衣之后,海水的确有点凉,但好在当时离对岸(蓬莱)已经很近了。”

张健说:“其实极限运动更重要的是心理承受能力和耐心。除了第一天夜里想上船外,其他时间都没有什么感受,尤其在体力上也没有感觉怎么累,但要克服的东西也不少,比如说在夜里的时候,受生物钟的影响,往往觉得非常烦躁,白天就好多了,游起来也有了力气。”

当问及他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将会成功时,他说:“到了大竹山岛时,我觉得这里很熟悉,知道已经离蓬莱不远了。”

“第三天早晨天气晴朗,这是在前两天中没有的,到六七点钟的时候我看到了海岸,而且连白色的房子都能看到轮廓了,那种到达蓬莱仙境的感觉很好,心里特别高兴,于是就决定冲刺。”

“明明看着不远,但就是怎么游也游不到。”张健说。他上岸后才知道,在短短的8公里游程中,由于海流的改向,计划的航线发生偏移,海面突然刮起了东南风,刚校正的航线又发生偏离。他的体能到了极限,只好进食高营养食物补充体力。他最后整整游了一个“之”字形线路。

8月11日10时,蓬莱市举行欢送仪式,宣布他为“蓬莱市荣誉市民”。11日10时8分,在阵阵掌声和军乐队的奏鸣声中,张健依依不舍登上海军某部811扫雷舰,三声鸣笛后,811舰起锚返航。我决定跟踪采访张健,跳上了舰艇,在他曾经征服过的渤海海面沿原路返回旅顺,重温其中的艰辛和成功的喜悦。在舰艇上,我采访了张健的妻子和母亲,获得了张健横渡渤海海峡更为详尽的素材以及他和妻子在婚恋、事业各个方面的独家新闻。

上午11时30分,张健及家人向一路帮助过张健的811舰全体官兵献上鲜花,811舰则以他横渡海峡全程路线图答谢。

当天下午3时30分,大连旅顺港码头礼炮齐鸣,数千名群众夹道欢迎张健,旅顺口区政府为他举行庆功会,向他颁发奖杯,并授予他“旅顺荣誉市民”称号。

由我报道的游泳健将张健横渡渤海海峡的文章,被全国20多家媒体转发。转眼20多年过去了,每当翻阅关于这个报道的旧报纸,就觉得这辈子做个业余记者也知足了。